



上海译文出版社

春

李箕永 著
沈仪琳 等译



春

|朝鲜|李箕永 著

沈仪琳 吉文涛 许玉善 成效园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 / [朝]李箕永著;沈仪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9

ISBN 7-5327-2428-X

I. 春... II. ①李...②沈... III. 长篇小说-朝鲜-现代 IV. I3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145 号

봄

떠 기억 저

연변인민출판사 출판(권필성 편집)

春

[朝鲜]李箕永 著

沈仪琳 吉文涛 译

许玉善 成效园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字数 247,000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7-5327-2428-X/I·1418

定价: 17.70 元

作者前言

我的长篇小说《春》出版单行本,是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曲折和难关的。

首先必须交代的是,我写这部作品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挣扎得最疯狂的时期。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检查网日益严密的情况下,发表现代作品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不论写得怎样隐晦曲折,只要作品里有进步思想,就绝无希望发表。那么究竟应该写什么?怎么写呢?

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叫嚣荒谬的所谓“内鲜一体”,强迫朝鲜人都要做“日本天皇”的臣民。

敌人以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暴行,强化殖民政策,妄图抹煞朝鲜民族文化:小学校里儿童不准讲朝鲜语,不准我们研究朝鲜文字,甚至强令我们改用日本式姓氏。

因此,“卡普”^①作家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把笔锋投向历史题材。这就是我创作《春》的动机。

我想让这部作品通过描写李朝末期的阴暗面暗示未来的新时代。这就是:随着封建儒教制度的崩溃,资本主义的文明开化思潮日趋汹涌澎湃,全国性的启蒙运动迅猛异常。我的作品就是要写这个时期朝鲜的一个侧面,主要以穷困的农村为题材。

同时,我还想描写人民的春天,就像那枯木逢春。

要说作为《春》的背景的傍溪村是我童年时代在那里度过的乡村,这是不过分的。

主人公夕林也就是我的幼年时代的写照,我在《春》这部作品中追溯着我的童年,努力塑造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因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春》是我的传记小说。

我和《朝鲜日报》总编辑部约定在该报连载《春》。但后来商定的预告并未登出,却通知我重新写一个《春》的内容梗概,当时对其中原委我是不得而知的。以后我才了解到,要在《朝鲜日报》上连载小说的竞争十分激烈,就因为这样,《春》被推迟了发表的时间。

原来约定登载我的作品《春》的那块版面,《朝鲜日报》连载了金南天的《爱的鱼缸》。

没有地方可以发表《春》。但其后我始终没有停止创作。我想,反正已经开始动笔,就要有始有终。过了几个月,终于有幸在《东亚日报》上得到了连载的机会。

然而这部作品真是多灾多难。登载了不到一半,《东亚日报》突然遭到日本总督的查封。

《春》发表的路又被堵塞。

一年以后,也许是因为稿荒,《人文评论》社出乎意外地要求发表我的《春》。我第三次拿出这部作品,在《人文评论》上接着上次中断的地方,重新连载下去。

不料登了没几章,又因冒犯了“总督府”的检查,不得不再次

① 本世纪二十年代,朝鲜进步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文学团体“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同盟”的简称。

停载。

当时我认为这部作品再也没有希望发表了，谁知它却意外地绝路逢生。

那是因为汉城新成立了一个“大东出版社”，那里要求出版我的《春》的单行本。

我从积满尘埃的筐子里把沉睡着的《春》的一厚叠原稿找了出来。

我对已经发表过的部分作了推敲，结束了未完成的部分，并通过了检查。一九四二年八月，《春》的第一部单行本终于得见天日。

我的长篇小说《春》就是如此不走运。我这个人的命运也是多灾多难，犹如那孑然独身的孤儿。从作品审查到发表，我受尽种种迫害和社会的虐待。

出版了单行本以后，问题并未就此了结。

《春》发表三天之后，我接到“钟路警察署特高课”的紧急传票。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我踏进特高课，日本警官突然翻开书页，指着其中的一段，责令我诵读，并质问是何用意。我念了这个章节。

这一段是这样的：全巡检束着网巾、挽着发髻的头上，戴着红边制帽，细瘦的裤腿边上挂着长刀，穿着皮靴。当他打扮成这种模样出现在傍溪村的时候，村里的狗就汪汪地叫个不停。他到柳先达^①和乡邻们一起打牌的地方，又拿头钱，又白吃。

全巡检确是有其人的。我曾经亲眼目睹巡检干过那种勾当。我描写的是真实，毫无夸张。然而敌人却强迫我写自白书，

^① 先达：朝鲜封建社会中对中举而尚未有官职的人的称呼。

似乎我故意编造出一个全巡检,为的是侮辱日本帝国主义的“警官”。

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奈何不得,我反复向他们说明当时的实情,李朝末期巡检厅的巡检就是那样干的。敌人总是找借口,把我带到审讯室,以拷打相威胁。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于他们的淫威,去写那种虚伪的自白书。

就这样,《春》自始至终都处于不祥的祸端中。

不过我对《春》仍不免偏爱,不是有句俗话说“儿子是自己的好”吗?我真像做父母的生了个有残疾的孩子而心中深感不安那样,为了《春》,我操碎了心。

原来打算把《春》写成两部,但后来中断了创作,因为我知道这是无法如愿以偿的。

第一部已经煞费周折,第二部无疑更不堪设想。第二部首先要写庚戌年的“合邦”^①和三一独立运动等,如果拿这种书稿送审,别说发表,恐怕连原稿都会被毁无存。即使通过敌人的检查,出版之前仍不免惹出是非,岂能平安地通过稽查?于是我不得不间断了写作《春》第二部的念头。其实,敌人早就威胁过我,迫使我不能继续写作《春》的第二部。

这次朝鲜作家同盟出版社要再版我的《春》,事隔多年,我重新拿出作品来读了一遍。尽管感到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只是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正和增删。

大凡一部作品,一经写成,要想从根本上加以修改是困难的。即便改写,和原作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

① 1910年,朝鲜李朝纯宗四年,封建王朝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同日本签订了“韩日合邦条约”,朝鲜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所以我只删去了“中山先生和白谷”这一小段。

在《春》初版时，我把中山这个日本人写成一个正面人物，这纯粹是因为考虑到要应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检查。如果把中山写成一个反面人物，《春》必然通不过鬼子的检查，那无疑就出版不了单行本。

所以我在初版的当时，违心地把中山写成一个正面人物，我想现在最好把这部分删掉。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

村 夫

目 录

作者前言	1
傍溪村	1
柳先达	27
学堂	40
成长	52
南戍妻	72
碓房	88
分家	115
淘金场	137
中秋	158
故事	189
话中话	223
入学	234
日语教员的真面目	246
早婚	256
剪发	274
评议会	286

韩昌凤的家·····	298
在值班室里·····	308
再行·····	322
搬家·····	330
译后记·····	347

傍 溪 村

一

柳春化意外得到了妻子病故的消息，他觉得一切都完了。

他曾经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所武官学校，现在却不得不中途退学回到农村的老家。

柳春化的脚刚迈进家门，只简单地和家人打过招呼，便伤心地独自痛哭起来。

“呜呜，哎……哎！啊……”

随着他的哭声越来越响，家里的人也跟着哭了一场。

朴老夫人也夹在众人中间，和儿子面对面地淌着眼泪抽噎，嘴里还喃喃着：

“哎唷唷，老天不长眼呀，怎么不让我这把老骨头去死呀……让我替她死了倒好……你扔下这些小的……可怎么办？啊——，你撇下他们就走，叫我怎么阖眼呀……我越想越伤心哪，我心里难过，我可不想活啦！呜……呜……”

春化望着母亲悲恸的样子，便收住眼泪，说：

“妈，您冷静一下，妈！”他感到现在不应只顾自己伤心，而应

当安慰一下年迈的母亲。

灵堂设在上房门后。

“妈，您进屋吧。”金赞搀扶着母亲进了里屋，全家人这才坐到一起。

只有春光的妻抱着圣姬，独自坐在上房门槛上。

母亲再次凝视着久别的长子。这时才把儿媳病故的经过说给他听。

“那天她觉得身体轻快了一些，以为病全好了。我带她到镇上看徐进士家办喜事。人都说徐家那姑娘长得俏。傍晚她回到家里，突然出现并发症，顿时浑身烧得滚烫……唉，没料到这就咽了气……都说最后一个得病的要倒霉，难道真的应了这句话？”

母亲已经泣不成声，老泪纵横。金赞说，这个村感冒流行，家家户户都有人病倒过。还有的得了伤寒，死了不少人。

柳春化只是静静地听着。母亲有气无力地继续说：

“怎么不早点回来？也好的在她断气之前见上一面。”

“哪有这么随便，想回就回呀。”

春化带着歉意回答母亲。如果知道事情这么严重，还能迟不回来！

嫁到江陵金家的妹妹正巧回娘家，家里这才不显得那么冷冷清清。

柳春化点着了长烟袋，放到嘴里滋滋地抽了两三口，擦了擦烟锅，递到母亲手里，自己不时地举起袖筒擦泪。

夕姬睡在炕梢；夕山不在，不知去哪儿玩耍了；只有夕林独个儿垂头丧气地假坐在祖母身边。

夕林偷眼看了看父亲陌生的脸庞，不知什么缘故，他怕自己

的父亲。

甚至已经记不起什么时候见过父亲，他对父亲毫无感情，就像见到陌生人一样。父亲的眼角向上吊着，上唇的胡子像燕尾，尖尖地向两边翘起。长长的脸，高高的身躯，活像一根路标。父亲坐在那里，头上戴了一顶缀着两支银翅的精致的纱帽，穿着淡青色长袍，说起话来声音宏亮。他看上去是何等地威严。他像是另一类的人，和附近的人全都不一样。

“他果真是我的父亲吗？”夕林最终怀疑起来。

同时，他觉得父亲哭的样子很怪。母亲在世时，不是总埋怨父亲吗？父亲丝毫不关心家里的事，只知往京城里跑。

母亲常常生闷气，不时嘱咐夕林：

“你长大以后，千万不要喝酒，别去和女人鬼混。”

不知父亲为了什么总往京城里跑。

听大人说，父亲是为了做官。夕林虽然还不太懂得其中的奥妙，但因为父亲一走就是几年，在异乡客地奔波，他总觉得奇怪。就是这样的父亲，在母亲去世以后才回来，居然还为母亲伤心地哭泣，这究竟是什么呢？

二

朴老夫人深知儿子嗜酒，因而把昌吉叫了进来。

昌吉那又宽又扁的脸上长着稀稀疏疏的黄髭。他跑进里院，猛然收住脚问：“老太太，您有什么吩咐？”

朴氏吩咐道：

“快去下村酒店打一瓶酒来，就说是家里打发你去取的。”

“哎！”昌吉躬身应诺，转身出去。

珍泉大姐已经从后院酱缸台上取来倒置着的大肚空瓶，洗净了递给昌吉，因为下村酒店只有零售的朝鲜米酒。

昌吉接过珍泉大姐递过来的瓶子，用一只手提起瓶口上拴着的绳套，把它搭在肩上出去了。

房里暂时安静下来。正午的太阳把前院照得晃眼。

“金赞啥时候来的？”

“去年秋天。”

还没有生过孩子的妹子，同从前大不一样，健康多了，她穿着粉红色上衣配了淡青色长裙，更显得婀娜多姿。然而她还略带尚未痊愈的病态，两颊苍白而瘦削。

妹子自小聪明伶俐，现在越发成熟了。她举止大方，稳重端庄，一派少妇风度。温文尔雅的仪表使她成为这个家里的头号人物。

柳先达暗中思量，难怪金家少爷全都围在妹子身边：金赞写得一手好字，爱看故事书。天生的清脆嗓音，人又斯文。她坐着看书的模样，谁见了能不动心？

“金家少爷什么时候走的？”

“来了之后办完丧事走的。”

“喔，可惜没和他再叙谈叙谈……”

“那有什么，知道你回来，再来也不难哪！”

母亲说着淡淡一笑。年近花甲的朴老夫人这一阵更显苍老。牙齿一颗未掉，皱纹却布满一脸。不过不知在哪个部位，好像还保留着年轻时那张漂亮脸庞的影子。谁只要看到她们母女俩并排坐着，都会觉得金赞在很多地方长得像她娘。在朴老夫人眼里，女儿是一表人才，女婿似乎有点配不上她，幸亏他和妻子总算恩爱相待。女婿因为脸上有麻点，开始并不讨老太太的欢心。

春光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坐在炕头。他的妻子被门框遮住了半个脸，时而朝下房瞥一眼。她的身体又瘦又矮。

“你不去上学，都干些什么？”

“他呀，到处闲逛呗。”金赞笑着回答。

话音刚落，春光也许感到了羞愧，又把那挽着发髻的脑袋低了下去。他把长兄春化当成父亲一样，对他感到畏惧。

“为什么不念书光贪玩？”

春化因为自己常不在家，三年前便令十五岁的弟弟娶了大家闺秀任家的姑娘。春光原本不爱念书，成亲以后更加荒疏学业，不肯正经了。

他装着没有听到家里的人对自己的议论，只是用手抓挠着苇席。

“说是和老师闹翻了，后来再没去过学堂。犟得很哪，真不知道这犟脾气是打哪里来的。”

母亲接着女儿的话头，添了这一句。直到这时，她一直沉浸在哀愁中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意。

“闹翻了？”

春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风波，用略带吃惊的神色盯着春光。

母亲指着夕林说：“下村搬来一家田五卫将^①，在县城里当过差，说是来办学的，就把他们叔侄俩送去了。这不，那天小腿上挨了老师一板子，就说再也不去了。还说什么谁个两班^②家的

① 五卫将是朝鲜封建时代统率五卫军（中卫义兴、左卫龙骧、右卫虎贲、前卫忠佐、后卫忠武）的将领。封建末期这种官职实际已经名存实亡。

② 两班是朝鲜封建时代朝廷里文武官员的统称。

子弟挨了平民百姓的揍还去念书！哈哈……挨了一板，就拿书抽老师的脸啦，怎么怎么啦。嗨嗨，你瞧这些孩子……”

母亲张开干枯的嘴笑了。

“咳，就你事多，真拿你没办法。现在社会上哪里还有什么两班！国都快亡了。在衙门当差的也算得上是乡绅士大夫了。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两班，竟这样趾高气扬？太没分寸了，这么不懂事。哼，真不像话！”

柳春化脸上露出感慨的神色，生气地又盯看了一下兄弟。

三

自从母亲去世以后，夕林整天无精打彩，情绪低落。

对他来说，这像是晴天霹雳。

在对面山上找到坟地之前，暂时先把母亲安葬在山坡上。

夕林早晚都去哭灵。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感到难为情。他不喜欢这种哭嚎。与其这样，不如背着别人，把眼泪往肚里咽。然而为了遵从大人的意思，他不得不这样做。听着自己的哭声，连他自己都觉得十分凄凉。

“母亲为什么要死呢？昨天还活着的……可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夕林越是思念母亲，越是不能驱散一种奇怪的想法。失去了母亲，他似乎一刻也活不下去，然而他确实还活着，他不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就因为死的该死、活的该活吗？看来生死问题真是不可捉摸。夕林越想越怀念母亲，甚至在睡梦中还呜呜咽咽地呼唤着母亲。直到昨天，母亲还活着，他信赖她，依靠她。一夜之间，怎么竟死了呢？一转这种念头，夕林

就觉得寒气袭上心头，全身被阴森可怕的空虚感所包围。也许是因为他在睡梦中哭着呼喊母亲，醒来时，枕上总是泪水湿透的一片。

“母亲葬在那坟墓里，那么她的灵魂飞向哪里了呢？”夕林的脑子里装满了稀奇古怪的想法。

从前，每当自己不听话的时候，母亲常常生气地说她不如死了干脆。他和弟弟打架，也常常听到母亲说这样的话。

母亲该不会是这个缘故离去的吧！这念头使夕林更加诅咒自己，倍感悲痛。为什么不听从母亲的教诲。只要母亲起死回生，他一定要在她面前忏悔，并且赌咒发誓以后痛改前非。

然而母亲既已死去，岂有回生之理。那些无非都只是无谓的胡思乱想！

坟头上冒出一片嫩绿，那个世界虽然像人世间一样，白天阳光灿烂，夜晚被黑暗所笼罩。可是那个世界为何没有生命、没有相通的路径呢？这就是所谓的幽明生死之不同吧……夕林一觉醒来，睁眼先眺望对面那座山。在并排的三座墓冢旁边，是母亲的孤零零的新坟。

不论是昨天或是今天，坟墓总是沉浸在暝暝之中，无论是千年万年前修葺的也好，或是前天和昨天新修的也罢。

不过，坟墓的周围，万物在生长。天下万物都按照自己的规律在生长，在活动。

天上白云飘浮，地下溪水潺潺。飞禽走兽，风雨雷电，就连坟头的小草都具有生命，都在跃动。

是的，一切都活着，惟有坟墓是死的。——为什么你不从永远的黑暗中苏醒过来？

这是多么神秘。光明和黑暗！啊，光明为什么不能把坟墓